

畿輔通志卷二百八十七

雜傳一 三代 漢 三國 晉

三代

河間府

扁鵲

正定府

樂瑕公 樂吕公

漢

保定府

蒯通

天津府

趙定

高鳳

廣平府

新垣平

江充

大名府

王閼

王賀

子禁 孫鳳等

涪于長

宣化府

范升

五鹿充宗

冀州

邳彤

趙州

耿純

定州

李延年

李廣利

三國

順天府

田豫

盧毓

劉放

徐邈

保定府

孫禮

永平府

韓當

河間府

張邰

沐並

邢顒

天津府

韓宣

正定府

李孚

時苗

順德府

朱靈

劉劭

大名府

毛玠

冀州

牽招

令狐邵

晉

順天府

張華

盧欽

陽驚

陽裕

河間府

封孚

天津府

石苞
子越等

正定府

劉琨
子遵羣
兄與

順德府

張賓

廣平府

黃泓

大名府

杜友

冀州

韓恆

馮素弗

牽秀

深州

馮紆

三代

河間府

扁鵲者勃海鄭人也

謹案原本鄭作鄭徐廣曰鄭當為鄭

姓秦氏名越人

謹案鮑彪

國策注扁鵲盧人字越人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

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

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

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

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以上池之水

乃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

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

耳爲醫或在齊號盧醫或在趙名扁鵲當晉定公時

謹案原作昭公

誤正義曰據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十一年

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鞅爲大

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

謹案韓子作十日

大夫皆懼於是召

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

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

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

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

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

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其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

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

正義羸趙氏本姓周

人謂衛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曰川阜曰魁謹案羸氏或指秦秦亡東西周而不能有卒

歸於漢也以周指衛以范魁指鄉邑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

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

死

謹案傳元云晉滅虢先此百二十年焉得有虢案虢後改稱郭蓋虢即郭

扁鵲至虢宮門下問

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

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

不能止邪氣邪氣積畜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蹶

而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

子可生也扁鵲曰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

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

見於大表不出於裏訣者至眾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
尚溫也中庶子入報號君號君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太
子病所謂尸蹙者也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
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分減之齊和煮
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
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扁鵲非能生死人也
此當自生者扁鵲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後
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不悅後五日扁
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

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其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

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

史記新語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出亡於衛衛

人有病將死扁鵲欲爲治之父曰吾子病甚篤將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列子魯公扈趙嬰齊二人有疾請扁鵲治旣愈謂公扈嬰齊曰汝曩之疾自外而入府藏今偕生之疾與體皆長爲伎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卽寤如初二人辭歸公扈反嬰齊之室妻子弗識嬰齊反公扈之室妻子亦弗識二室相與訟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魏文侯問扁鵲曰

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越

人最爲下曰可得聞邪越人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越人

者纔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聞於諸侯

鵠冠子

扁鵲見秦

武王

謹案自趙簡子至是已百三十年扁鵲蓋不下百五十歲豈有道而壽與

武王示之病扁鵲

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

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

謀之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

矣

國策

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史記

正定府

樂瑕公中山靈壽人樂毅之族人也學黃老術其師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公受業於樂瑕公亦毅族也毅爲燕昭

王破齊顯名諸侯而呂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爲秦滅
呂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膠
西蓋公等皆師事焉

史記

漢

保定府

蒯通范陽人也本與武帝同諱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
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
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之得通而生也

漢書本傳

令曰何以弔之

通曰秦法重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
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
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
刃公之腹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武信君兵且至君

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矣令乃使通見武信君曰
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
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也武信
君曰何謂也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
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欲先天下降而畏君誅殺范陽少年且
欲殺其令自以城拒君君何不使臣齎侯印拜范陽令范陽
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乃使范陽令朱輪華轂
馳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
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所謂傳檄而千里定也武信君從
之

史記張耳
陳餘傳

以車百乘騎二百致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

者三十餘城後漢將韓信擄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
將東擊齊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

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甯有詔止將軍乎
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
軍將數萬之眾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
之功乎於是信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縱酒罷守樂信因襲
厯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烹之因敗走信遂
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立信爲齊王
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
信欲說信令背漢乃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
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曰
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風起當
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漢王將數十萬眾距軫
雒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

還走宛葉之間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卷
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
銳氣挫於險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疲極無所歸命以臣料
之非天下賢聖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足下
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爲足下計莫若兩立而俱存
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接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
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圖之信曰漢遇我厚
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刎頸之交
及爭張驪陳澤之事常山王竄歸漢王借兵東下戰于鄆北
成安君死于泚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
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

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
於張驥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過矣大夫種
存亡越伯句踐立功名而身死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
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
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
賞足下涉西河擄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
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以
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挾不賞之功戴震
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
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竊爲足下危之信曰先
生休矣吾將念之數日通復說曰計者存亡之機計誠知之
而決弗敢行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

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

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通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

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

言死女子之手高帝乃詔召蒯通

漢書本傳

通至上曰若教淮陰

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

否則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欲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

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

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

欲爲陛下所爲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可盡烹之耶

史記淮陰侯傳上

乃赦之曹參爲齊相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

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

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